

MOJANG

# MINECRAFT

## 我的世界：破碎

[美] 特雷西·巴普蒂斯特 著



本书荣登《纽约时报》畅销榜

《幽灵》作者又一重磅作品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MOJANG

# MINECRAFT

## 我的世界：破碎

[美] 特雷西·巴普蒂斯特 著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译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我的世界. 破碎 / (美) 特雷西·巴普蒂斯特著 ;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编译. — 北京 :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7-115-50907-9

I. ①我… II. ①特… ②童…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8526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6949

Minecraft: The Crash is a work of fiction. Names, places, characters, and incidents either are the product of the author's imagination or are used fictitiously.

Any resemblance to actual persons, living or dead, events, or locales is entirely coincidental.

Copyright © 2019 by Mojang AB and Mojang Synergies AB.

Minecraft is a trademark or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Mojang Synergies AB.

All rights reserved.

文字翻译: 王漪虹

策划编辑: 冯 莉

责任编辑: 王宇絮

责任印制: 李晓敏

封面设计: 刘 丹

排版制作: 张鹏飞

编 译: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出 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成寿寺路11号邮电出版大厦(100164)

网 址: www.childrenfun.com.cn

读者热线: 010-81054177

经销电话: 010-81054120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9年4月第1版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115-50907-9

定 价: 4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直接联系读者服务部: 010-81054177。

MOJANG

**MINECRAFT**

**我的世界：破碎**

谨献给

艾略特、艾弗里、林赛

MOJANG

**MINECRAFT**

**我的世界：破碎**





## 第一章

是谁说的“事出必有因”？我真想把那家伙揪出来胖揍一顿。人们看到自己的世界一团糟时，最不想听到的话就是——这其实是件好事。就好比明明有一台神奇的时光穿梭机，能让你回到过去纠正错误，你能不用它？才怪！鬼都不会信。

当然啦，在四处破败萧索的场景下，确实也说不出什么好话。最好还是勇往直前，尽量改正错误，希望最终能一切圆满。也许此时我该说些更睿智的话，但我偏不，我要说的就这么多。噢，当然了，还有时光穿梭机！这可是我常挂在

嘴边的。

不管怎样，我说的那个我想时光倒流的错误就发生在几天前。至于具体是几天以前，我也说不清了。现在，时间对我来说有那么一点儿……混乱。但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星期五，我和我最要好的朋友去参加新学年的开学活动，也有人管这叫返校节比赛。

虽然我和朗尼都不是运动爱好者，可我还是说动了他和我去。我俩是名副其实的“选手”，可除了电子游戏，其他运动娱乐在我们的“优先任务清单”上都排不上号。但我琢磨着，既然那么多电影都拿返校节小题大做，那它必是高中时代的一大标志，干吗不去看看呢？作为一名刚入学的高一新生，我不禁有些兴奋。这就好像是解锁了人生游戏的新章节——背包有更多格，有更厉害的“大 boss”（比如 SAT<sup>①</sup>）。不过，朗尼却瞧不上返校节活动。所以我决定给他点儿甜头，真的很甜哟。我告诉他，我会带上毯子和我亲手做的布朗尼蛋糕，这样我们就可以坐在一起边吃甜点边看比赛。我知道，多数高年级学生并不想让别人看到他们和新生混在一起，但从我六岁、他八岁开始，我俩就是朋友了。所以我们不能按普通的高中友谊而论。可是，说一千道一万，这也还是我的错。一切全都因我而起。

大概五点的时候，朗尼来了。我拎着布朗尼蛋糕和毯子

---

①学术能力评估测试。

钻进车里，他边开车，我们边聊《我的世界》。这是我们最常说的话题。

“那些陷阱你都做好了吗？”他问道。

我挠挠鼻子。我还真没有，主要是我把这茬儿给忘了。

“其实吧，我觉得最好还是先建基地。我打算用玻璃做温室的地板，这样下面的情况就一览无余了。”

“你是说你又没完成你的计划吗？”朗尼说这话的语气一点儿都不像是朋友，更像是失望的老爸。

我赶忙解释道：“我建好温室就做陷阱。你犯不着为这点儿破事儿说我吧？”

“比安卡。”

“朗尼。”

“你该按计划办事。这个世界已经开始偏离正轨了，只有坚持按计划做，咱们才能做好想做的事。在这里做到完美，然后再移植到正式的游戏里。这不正是建测试世界的意义所在吗？”

“我以为测试世界就是要做各种疯狂的尝试，看看行不行得通。反正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不管是胡搭乱建，还是狂轰乱炸，都不用想着善后。”

朗尼叹了口气，他的手拂过他那光溜溜的头顶，眉头深蹙，紧闭了一下眼，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当他再睁开眼时，眼睛却是云灰色的，就像天空一样。而他高兴时，眼睛是敞亮的青灰色。

“我还以为你想建这个世界，”他说，“你说过，你想亲手创建一个世界。全新的景致、完整的村落，一个健全的社会。然后再在那里恣意闯荡。”

“没错，但是……”

“但是咱们必须先把它建起来。要想建一个世界，咱们得有一套计划，比安卡。”

我不想吵架。可他喘着粗气，就像愤怒的恶龙，随时准备冲我喷火。我真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才能安抚他。

“你从不按计划来。每次你说要干什么，我都说‘好，计划如下……’，而你总说‘好主意！’，可结果呢？你甚至都不会按我的计划装装样子。”

这下可好了！这架算是吵不完了。

“可现在我却在给你当司机。”他补充道。

“你刚拿到驾照，你需要多练练手，”我说，“另外，想想咱们要去的地方，你可是去看真正的体育比赛啦！”

“话说回来，你什么时候喜欢上体育比赛了？”他问道。

我耸耸肩膀说：“第一次参加大型校园活动，我要打入广大人民群众内部，体验生活，哈哈。”

“‘人民群众’？我看是乌合之众。相信我，中学生活并不是一片欢笑。”他拐向榆树街，“那个破赛场在哪儿来着？”

“直行，在第三个路口右转。”我得意地说。

他在红灯前停下，脚却不时地轰着油门，举手投足都带着怒意。我嚼咬着自己的上唇，手指缠着我的麻花辫，卷起

来，又松开。

“你知道的，他们要铲平游乐场了。”我突然说。

绿灯亮了，他发动车子，继续赶路。

“所以呢？”

“你不想在铲平之前，再去看看？”

“有什么意义吗？”

“呃，因为那里见证了咱们最伟大的冒险？”我反问道，“因为以后想看也看不到了？因为那是咱们最初相遇的地方？”

“是啊，没错。”

“你还记得去那儿的路吗？”我揶揄道。他那青灰色的眸子向我看过来，我咧嘴笑了。我太了解他了，他这个表情就说明我们之间小小的不愉快终于过去了。

他并没在第三个路口右转，而是往左转去。

眼前的游乐场简直就和废墟一样。秋千的座板已不知所踪，徒留那残破的A形框架，原本蓝色的油漆也已褪色剥落。索桥的一端静静地躺在黑色的塑胶跑道上，而另一端还牢牢地连在攀岩墙上，墙上那些手握脚蹬的支点如今一个也不剩了。

我沿着颤颤悠悠的梯子爬上去，又顺着另一侧的滑梯滑下来，正好滑到朗尼穿着帆布鞋的脚边。

“要不要试试？”我问道。

他摇摇头：“说起来，这是打咱们小时候起，这里头一次

翻修。或许，他们早就该把这儿拆了吧。”

“可这儿是咱们的地盘！”我说。

“曾经是。”朗尼并无恶意地说道。这个游乐场承载了太多回忆，我们在这里相识，在这里相交，在这里一同构想我们的世界。我们在索桥上扮演气焰嚣张的海盗，我们荡着秋千佯装空中飞人，我们守住要塞免遭假想的僵尸大军入侵。实际上，我们在我的世界里建的第一批项目中就有一个是“更好的游乐场”。地面自然总是熔岩。

这些年来，我们总是黏在一起，哪怕游乐场已是残垣断壁。

“还记得那次吗？我失手从天梯掉下来，是你接住了我。”我边问边望向他，眼里饱含着对往昔的依恋。

“是啊！那次把我手腕都弄骨折了。”朗尼摇着脑袋说道，“你从小就不是个有规划的人，总想突破极限，却从没想过要坚持到底。”

“喂，我要是想被说教，大可以去教室上课！”我双手环抱胸前。

朗尼耸耸肩，脚下踢着一个黄色塑料帽，径直走到以前天梯的位置。天梯的多数零件都堆在了一处。我跟着他，他静静地凝视着那堆零件。夕阳西下，游乐场披上了一层橙色的光，四下安静极了。

他说得对。这里不再是我们的了。

“咱们走吧！”我说道。

“返校节集会，真棒！”他嘲讽地说。

我把手伸向他，就在他牵起我的那一瞬，我有种来电的感觉。我俩十指紧扣，一直走到车前。很多人都觉得我俩这样的相处方式很诡异。两个年级的差距，对中学生而言，绝对算得上有代沟，尤其是两人还在不同的学校。就好像是两个人在大峡谷的两边，沟通靠吼，什么工具也没有，只能把双手拢在嘴边。他发动汽车，在狭窄的道路掉了个头，便疾驰而去。

我掏出手机，打开《我的世界》。

“如果你打算整晚都埋怨我没做好陷阱的话，那你至少也夸夸我，我可给温室铺了玻璃地板。”

我把手机屏幕在他眼前晃来晃去。

“你看！”

“比安卡，退出游戏。我在开车。”朗尼单手夺过手机。

他向左一个急转弯，轮胎发出刺耳的声音。夕阳的橙色光芒晃得我们睁不开眼，车子有些跑偏，朗尼赶忙打正方向盘。然而，为时已晚，有东西迎面而来，我们只得闯红灯。可那该死的阳光晃得我们看不出对面到底是什么，但它绝不是个小东西。就好像电影慢镜头一样，短短的几秒钟仿佛有几年那么长，直到车载音响里突然响起女声语音播报。

“警报！距离过近！请躲避！”

对面的一辆车径直撞过来，我们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顷刻间，车内来电的感觉被强烈的恐惧感所取代。

直到对面的车开到跟前，遮住刺眼的阳光时，我才看到对面司机的脸，尽管不够清晰。他有一双乌黑的眼睛，黑色的直发散向四方。当他的绿车撞上我们的蓝车，他的头猛地向后倾斜。我记得，撞车时金属嘎吱作响，蓝色覆在绿色上，绿色叠在蓝色上，无数碎片从我身边飞过。玻璃的、金属的。恍惚间，就连光也仿佛被击碎，崩裂出不规则的光束，灼烧着我的眼睛、我的皮肤。随后是一股呛人的烟味，还有鲜血的味道。我感到有东西抵着我的身体，把我从中间剖开。我很想知道我是不是已经被劈成了两半。我转过身，想试着弄清发生了什么。如果能看见朗尼的脸，我就能从他的眼里看出事情到底有多糟。但我看不到他。他好像消失了，只剩下孤零零的我，还有蓝色的车和绿色的车，它们现在看起来已挤成一体了，伴随着玻璃的碎裂声，我感觉就像在碎片雨里。让我吃惊的是，绿车司机就在我的上方，仿佛我们本就在同一辆车里。他就在那儿，我伸伸手就能摸到他。于是，我试着抬起手。但我的手却动不了，唯有汽车还在前后晃动。我想大声地向朗尼求救，然而我的嗓子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而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 第二章

一圈光环照在我身上，我恐慌了一阵儿后才发现那不过是路灯而已。我应该是躺在了地上，可我什么都感受不到，感受不到地面，感受不到我的身体，甚至也不能动。我试着说点儿什么，可我的嘴也动不了。一个扎着马尾的金发女人皱着眉，向我俯下身来。她抬起头，朝我身后的人做着口型。哦不，她在讲话，只是我听不到。我什么也听不到。我好像只剩下眼睛还能用……一切都暗淡失色，我的视野也很有限，只能看到眼前的一小块儿区域。

我试着让自己动一下。哪儿都好，一根手指、舌头……

可哪儿都动不了。我想我是不是死了，我的灵魂可能还要徘徊一会儿，才会去……灵魂该去的地方。或许，它也被困住了，哪儿也去不了。又或者，我们都瘫痪了。

那个金发女人身穿一件T恤衫，上面印有圣安琪医院急诊医务人员的字样。她的手似乎在我身上摸索着，可我什么也感觉不到，眼睛也动不了，看不到更多，所以我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干什么。

我想知道我是不是还在车祸现场，朗尼在不在附近，他的情况是否和我一样，对面的司机是不是也一样，他有没有知觉，我爸妈和我妹妹知不知道我在哪儿，我会不会死在这儿。

我眼前的景物在颤抖中变化着，我应该是被挪到了其他地方。路灯的光圈不见了，头顶的天是那么黑，比我和朗尼离开游乐场时要黑得多。天黑成这样要多长时间？几分钟？几小时？我在这儿待了多久？

然后，我的其他感官也逐渐恢复。

先是急诊医务人员的声音在我上方响起：“把她抬上来！”

还有警笛声、人们的脚步声，我听不清他们在喊什么，但我不会听错的是金属扭曲的声音。我听到脚踩在沙砾上的嘎吱声，还有什么物体探到我身下发出的咔嚓声。我被缓慢而平稳地挪动着。星空在旋转。

嗅觉也回来了。我闻到一股呛人的烟气夹杂着刺鼻的橡胶味儿、汗味儿，还有泥土的味道。